其它汉代哲学

汉代哲学中值得注意者，尚有《淮南子》以及扬雄、王充之说。

**《淮南子》**

《淮南子》为淮南王刘安（179 BC-122 BC）及其门客编著，共二十一篇，其中《要略》为全书总结。总的来说，《淮南子》内容杂乱，虽处处以道家自居，却不承老庄之学，为汉代“道家”的典型代表。现就《要略》篇，论《淮南子》主要思想。

《要略》释《原道》云：

《原道》者，卢牟六合，混沌万物，象太一之容，测窈冥之深，以翔虚无之轸，托小以苞大，守约以治广，使人知先后之祸富，动静之利害。诚通其志，浩然可以大观矣。欲一言而寤，则尊天而保真；欲再言而通，则贱物而贵身；欲参言而究，则外物而反情。执其大指，以内治五藏，瀸濇肌肤，被服法则，而与之终身，所以应待万方，鉴耦百变也。若转丸掌中，足以自乐也。

引文所言之“道”，大抵为一形而上学概念。“卢牟六合”诸语看似神秘浩大，实不知所云。在现代社会，这种论调一般被称为“中二病”。“先后之祸福”“动静之利害”，涉及权术阴谋，俨然韩非子语。此种法家论调于《主术》《兵略》诸篇尤多，兹不赘述。后文所谓“保真”“贵身”“反情”诸语，皆就形躯而言。可见，《淮南子》作者根本不理解老庄“观赏世界”之学说。

此外，《淮南子》多阴阳家语及言天人感应者。如《要略》释《天文》曰：

天文者，所以和阴阳之气，理日月之光，节开塞之时，列星辰之行，知逆顺之变，避忌讳之殃，顺时运之应，法五神之常，使人有以仰天承顺，而不乱其常者也。

此俨然阴阳术士口吻。而言仰天承顺，实将天视为价值根源。《精神》更是大谈天人相应。《要略》释《精神》云：

精神者，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，而晓寤其形骸九窍，取象与天，合同其血气，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，与昼宵寒暑并明，审死生之分，别同异之迹，节动静之机，以反其性命之宗，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，抚静其魂魄，不以物易己，紧守虚无之宅者也。

总之，《淮南子》代表汉代学者心目中的道家，其用语浮夸，内容杂乱，几无可取者。此系反映汉代老庄之学变质堕落的代表资料，故于此加以论述。

**扬雄**

汉代时，儒道两家有融合之趋势。盖汉儒以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构建价值理论，而先秦道家本有形而上学旨趣，二者相通。然而，汉代学者不解孔孟心性理论，亦不知老庄观赏世界之境界，故其融合儒道的理论杂乱空虚。这一趋势日后呈现于为魏晋清谈之流，实为中国哲学之大衰退。扬雄（53 BC-18 BC）便是这一进程的早期代表。其主要著作有《法言》《太玄》。其中《法言》代表儒家立场，而《太玄》接近道家。现分别加以论述。

《法言》中，扬雄以孔孟之继承者自居，有“治己以仲尼”“窃自比于孟子”之语；于老庄则褒贬各半，谓其学虽有可取之处，但存在“捶提仁义，绝灭礼学”的严重错误，即否定文化之价值；于包括荀子在内的其余诸子则皆持否定态度。然而，扬雄不解孔孟心性论，对成德治学等问题的论调反而接近荀子立场。《法言·学行卷第一》载：

或曰：“学无益也，如质何？”曰：“未之思矣。夫有刀者礲诸，有玉者错诸，不礲不错，焉攸用？礲而错诸，质在其中矣。否则辍。”

刀玉之喻，强调外在改造的重要性，分明荀子立场。

扬雄不解心性论，遂有“善恶混”之说。《法言·修身卷第三》载：

人之性也善恶混。修其善则为善人，修其恶则为恶人。气也者，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？

此谓人性中既有善的部分，又有恶的部分。扩充前者即为善人，扩充后者即为恶人。“善恶之马”一语，将人之善恶归因于天赋气禀。此全为常识口吻，可见扬雄于心性论无甚真知。

此外，就政治而言，扬雄持儒者一贯立场，将政治生活视为个人德性之延申，以修身为行政之本，强调德性教化，并极力宣扬孟子之“仁政”。由此，一切政治制度、法律条文皆不值得重视。

《法言》主要代表扬雄身为儒者的一面，而《太玄》则更多的表现出道家的影响。扬雄论“玄”，谓其为一形而上的存在，自身非经验对象，但又是一切经验对象的根源。《太玄》中能与老庄扯上关系的，也就“玄”这一形而上学观念了。总的来说，《太玄》杂取道家之形而上观念和《易传》之神秘主义倾向，却又不持纯宇宙论立场，用语浮夸中二，实为无聊之作。

总的来说，扬雄并非一合格的思想家。因其代表汉代儒道混合之趋势，故就哲学史研究而言，不太好将其忽略。

**王充**

汉代知识分子多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，大谈天人感应。王充（27-97）则一反两汉传统。观其《论衡》之书，反阴阳术数态度鲜明，但相关理论简陋，于先秦诸子不解其深切处，又不能自成体系。现论王充思想大要。

王充著书，其主旨在于批判和怀疑，即所谓“疾虚妄”。如此则必须有判断虚妄的方法。王充的方法是诉于实证。《论衡·薄葬篇》曰：

事莫明於有效，论莫定於有证。空言虚语，虽得道心，人犹不信。

于自然科学发达之今日，诉诸实证的方法乍看之下颇有说服力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实证方法仅适用于事实，其作用范围仅限于“实际如此”。对于涉及规律的“必然如此”和涉及价值的“应该如此”，此方法全无效力。然而王充对这一问题全未论及。

王充明确反对天人感应之说。盖汉儒言天人感应，有分别基于目的论和机械论的两种解释。前者谓天主动考察人事，并根据其好坏降下祥瑞或灾殃；后者谓天受道人事成败的影响，遂生祥瑞或灾殃。王充谓天自身无意志，不能主动施加影响于人事，故反对目的论式的天人感应；又谓人的力量微小，不能影响天之运行，故反对机械论式的天人感应。然而，王充所言之“天”意义不明，忽而指头上青天，忽而指整个自然界，忽而又赋予天“恬淡无欲”的人格，实在糊涂。

王充本不是一合格的思想家，其理论既欠严格，又无系统，其论“命”“性”尤其混乱。王充谓一切生物皆有命，持命定论立场。然而王充又谓人类生活不完全由命决定。《论衡·命禄篇》载：

故夫临事知愚，操行清浊，性与才也；仕宦贵贱，治产贫富，命与时也。

智慧品行属于才性之领域，而富贵贫贱属于命之领域。此说乍看无甚问题，但王充所论之才性，实指人之天赋禀性，故仍在命内。由此，王充所论“命”“性”相混，遂生迷乱。此外，王充又将价值归因于才性，但其立论混乱，兹不赘述。

总之，王充有着鲜明的怀疑主义立场，不从流俗。这种质疑精神固然可贵，但王充之思想浅陋杂乱，终非合格的思想家。